

紅嘴相思鳥

季仲



海峡文艺出版社

红嘴相思鸟

季 仲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的是作者近年来的散文精品，颇具独特的风格——是纪实与主观感受的融化，是作家某种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思考与纪实的融化。

本书题材丰富，写景，使您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写人，使您感受得到他（她）的音容笑貌；写情会使您产生感情共鸣；一组联邦德国访问记，可让您领略异国风情……

您若拥有本书，一定会得益非浅。

红 嘴 相 思 鸟

季 仲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10印张 2插页 158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 7—80534—223—7

I·201

定价：3.85元

序

郭 风

季仲同志二十余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近些年又承担一些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从未放弃文学的业余写作。他在各种文体的领地内探索、追求和跋涉。

他写诗。但是近些年来较少看到他的诗歌作品。

他写散文。他写小说和报告文学。近些年来似乎比较习惯于在小说、报告文学的领地内留连、漫步。而且，一般读者均视季仲为小说作家。

不过，季仲却又时或写些散文。报告文学是由于散文向某一专业，譬如向纪实文学发展的一种文体。但从本质上说，它仍然属于散文。季仲这册书籍是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的合集。请允许我从散文的“视角”（过去叫“角

度”，现在的时髦用词为“视角”）来观察他在这两个文体方面的追求，并谈谈我的感觉。

有一千位散文作家，便会出现一千种不同意绪的散文。散文是最酷爱表达作家个人意绪的文体。季仲的散文从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个性；他在散文中，传达他自己的意绪，正象他在小说中，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近些年来，他曾出访联邦德国，曾访问香港；接近省内外若干企业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显身手的风云人物，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出现一种开阔的视野、立于时代的某一山坡上向世界扫射的视野以及由此随而出现的作家的个人意绪，其中甚至渗透着作家对于世情和人生的深沉的思考时出现的意绪。

在这册书籍中，我个人颇为喜欢《恩格斯在他的故乡》等作。这是一篇美丽的散文。作品对于乌帕塔河谷风景、恩格斯故居的描绘，都很自然、传神。似乎是在一幅色调清丽的油画风景中，作家表达了自己对于一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尊崇，也传达了联邦德国人民对于自己这位杰出儿子的尊崇。文末有一段文字：

从乌帕塔返回波恩的途中，我再次陷入沉思。我不仅为乌帕塔人热爱自己的伟大儿子而感动，而且为资本主义社会对自己的掘墓人的宽容态度而惊诧。后来，我还在特利尔市瞻仰马克思故居。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故宅也同样保护完好，对外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于是，我便想到，联邦德国现时的当权者是务实而明智的。

由于这种沉思，在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意绪，带有一种开拓的思想境界，带有当代中国人的思路和意趣。这种思路和意趣之取得是不容易的。

我想再引《水族馆和百鸟居》中的一段文字：

人们游览水族馆和百鸟居时，一定会获得少有的欣喜和满足。然而，我却生出与悒郁的鱼们、鸟们一样的悒郁。因为我知道，鱼，一定渴望辽阔的大海；鸟一定向往自由的蓝天。

水族馆和百鸟居，凡到香港者，乃必去之处。这篇散文对之也作出富于文采的，精到的描绘，从而传达出一种出自心灵的深刻的意绪。这种意绪具有当代意义。

如果允许我以个人的偏爱，来对本书的艺术价值作更为深入的考察的话，我要说，收在本书中的《人字瀑》、《海神妈祖》、《红嘴相思鸟》以及《与松的对话》是散文精品；这些作品看来是纪实与主观感受的融化，是作家的某种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思考与纪实的融化，是作家自我剖析与忧患意识的融化。我觉得这使季仲的散文艺术出现一种崭新的、但是感情沉郁的境界。这几篇散文极其强烈地提出的是经过历史沉思以后的自审和对于人民含义的深切的理解和赞美，所以这些散文又具有极为深沉的当代意识。考虑到序文不宜写得过长，于此我就不再引述原文了。关于报告文学作品，我同样要具体举出《闽江魂》、《逐鹿闽江》等，请读者加以注意。这两篇写闽江水电工程局的报告文学，作者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字，满怀激情地讴歌自称为“闽江人”的水电

建设者。他们入闽三十年，既富有艰苦创业精神，又具有改革竞争意识，在闽江流域建成十多个水电站，为福建现代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读了的确令人感动。《在文化古城中寻觅》不仅仅显示邵武古城值得骄傲且又不无苦涩的昨天，更重要的是描写主人公为了“明天”的战略眼光，对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当会有所启迪。《蛇王》写一个传奇式的蛇医专家从文人到“蛇神”，从蛇神到蛇王，不仅仅为张震立传，我觉得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的坎坷遭遇，苦泪中浸透着人生哲理，掩卷深思，耐人寻味。

总之，这本书籍中的散文、报告文学的行文是朴实的。朴实之文，不易作。这需要作家有一颗朴实的心。这里没有哗众取宠的笔墨，却不乏意蕴深邃的思想。即使写当代改革的大潮以及大潮中的风云人物，也是在一种朴实的文风中出现。所有这些，我以为是季仲散文的个人品格。

目 录

序.....郭 风

第 一 辑

东海渔火.....(3)

东进林.....(12)

彩贝.....(21)

人字瀑.....(26)

与松的对话.....(32)

心中的日出.....(39)

展望未来的窗口.....(47)

南海明珠.....(51)

诗与珠海度假村.....(57)

记住那飘洒的泪珠.....(62)

香港夜景.....(68)

水族馆与百鸟居.....(74)

海神妈祖.....(79)

故乡的梦.....(86)

红嘴相思鸟.....(92)

水是眼波横.....(98)

第二辑

绿色世界.....(107)

啤酒王国.....(116)

柏林墙下的废墟.....(125)

人生的最后一站.....(132)

记凤祝.....(138)

恩格斯在他的故乡.....(149)

山中古堡.....(155)

S 夫人.....(160)

阿尔卑斯山的雪.....(169)

(SE).....第三辑

闽江魂.....(181)

蛇王.....(215)

逐鹿闽江.....(245)

绿色礼赞.....(289)

编辑匠.....(300)

在文化古城中寻觅.....(314)

后记.....(347)

(87).....

(88).....



第一辑

东海渔火

十六年前，我收到一束反映东海渔民生活的诗稿，有一首题为《夜海“光明城”》，把东海渔火写得十分绚丽，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

不是龙王摆酒宴，

也非王母做寿辰；

华灯光照水晶宫，

明烛亮透南天门。

灯辉煌呵火璀璨，

夜海一座“光明城”！

诗人的才华和夜海的景色，一下子把我吸引到祖国的东大门——东山岛。在一个古老的渔村里，我见到了那位业余作者。没想到他才

二十四五岁，却已是个闯海打渔的老手了。海上的烈日和风浪，铸就他的钢筋铁骨，脸膛像红关公，身躯似黑铁塔，性格如大海样奔放而豪爽。

这个渔村离大海尚有二三里路，村前横亘着一条郁郁葱葱的防风林带。初到时，我只能见到白茫茫的沙海，和莽苍苍的林海，却辨不清大海在何处。渔民诗人叫我莫急，请我饱餐了一顿极丰盛鲜美的海味，才带我去参观夜海“光明城”。

初秋的海滨，夜风已带着几分凉意，枝头断断续续的蝉鸣，也仿佛有些凄凉而颤栗。但我的心却热乎乎的，恨不能立即见到那夜海奇景。可是村前那条木麻黄林带十分幽深，我们似乎走了好久好久，才发现树林的缝隙中透出三五点星光似的灯火；接着便听到螺号声、渔歌声，以及应和着阵阵潮声的拉网号子声。一走出林海，我面前果然是一片灿烂辉煌的灯海！

绵延而平阔的海滩上，到处是拉网、抬鱼、拾海螺的人群，到处是松明火把、灼亮的汽灯和手电的闪光；每隔百来米，砌起一座

通天灶，正燃烧着哔剥响的干树枝，蒸煮着刚捕到的吧唧鱼和丁香鱼。迷漫着淡红色薄雾的大海上，万千渔船穿梭奔忙，欸乃之声不绝于耳；那船上的汽灯、电灯或一簇簇渔火，倒映在黑缎似的海水中，拖着长长的光柱，颤抖着，摇曳着，如无数金龙银蛇在海中嬉戏狂舞。

呵，这真是一座喧闹、繁忙如同白昼的不夜城啊！置身在这如诗如画的生活里，怎能不写出美的诗？

我新结识的朋友笑笑说：“我这拉大网的船老艄，可不会写诗，我不过是把美好的生活记录下来。就说‘光明城’这个比喻吧，也是生活中有的。前些日子，一位省委负责同志来东山视察。他们车过八尺门海峡，已是入夜时分。驾驶员见四周黑沉沉的，只有远处一片灯光，便径直驱车前往。谁知走着走着，小车忽然陷在一片松软的海滩里了。我和几个小伙子跑过去帮忙推车，一边嘲笑那位驾驶员不长眼睛。你道他怎么回答？他说，他的眼睛亮着呢！这里一大片灯光，他以为是一座热闹的城市，要不，他会朝着大海开车？你看多有意思！”

我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我的朋友还告诉我：东山岛是福建三大渔场之一。“冬捞金，春捞银，立秋后吧唧（鱼）捞不赢。”每年八九月，这一带吧唧鱼和丁香鱼大发海，闽、粤、浙三省渔船云集东山，夜海的渔火才这么兴旺。可是，解放前东山人生活极苦，“长年吃地瓜，配的小鱼虾；睡的珍珠铺（沙滩），穿的破衣裤。”他们这个八十多户人家的渔村，就有七十多户外出逃荒、讨饭。如今的日子是“倒吃甘蔗节节甜”，不仅吃饱穿暖了，不少人还开始造楼盖屋。他自豪而又自信地对我预言：“同志，过十年八年你再来看看吧！那时我们渔区会有更多机帆船，会办起许多海产加工厂，东山会变成个蓬莱仙岛！嘿，那时夜海的渔火，也会更兴旺更好看哩！”

渔民诗人这诗一般的语言，和那绚丽的东海渔火，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谁能料到，一年后，“史无前例”的年月开始了。省作协成为“裴多菲俱乐部”，我们的《热风》被迫停刊，我和那位渔民诗人的联系中断了。一九七六年，省里下令《热风》复刊

并改为《福建文艺》，我又当上编辑匠。重操旧业，如履薄冰，怕的是“穿新鞋走老路”，不敢向老作家们组稿，自然就想起那位渔民诗人，况且我还思念着夜海的“光明城”呢！

于是，一个灰色的初秋，我又来到东海之滨，拜访我的作者朋友。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瘦了，老了，颧骨突出，枯黄清癯，还微微佝偻，仿佛矮了半截。他知道我的来意后，无限感慨地说：“我象一条老蚕，桑叶都吃不饱，还能吐什么丝（诗）哟！”我问：

“那夜海的渔火呢？”“你这回可是看不到了！真没想到呵，我向你描绘的东山远景，竟成了海市蜃楼！”他苦笑一下，倾诉起十年浩劫给渔村带来的灾难：大武斗时，许多渔船变成战船；反右倾翻案风时，连讨小海也被诬为搞资本主义。渔民们真担心重又拿起旧社会的讨饭棍。……望着诗人怆然欲泪的愁容，我心酸地想：动乱年月，又何止是生灵涂炭，经济凋敝，美的生活和美的诗，一概都被扼杀了。

晚饭后，我怀着郁闷怅惘的心情，穿过防风林，向大海走去。这晚天低云垂，月色幽暗，想必如我的朋友所说，是看不到渔火了。